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四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墓誌銘

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九月戊寅日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致仕趙公薨有司以遺奏聞上震悼不御朝二日詔贈
少保追封成國公太常考功行謚曰正惠某嘗執筆太

史獲觀先朝故事蓋我祖宗以來優禮近屬凡隱卒崇忠之典眡庶姓皆有加然考其所以易名者則與外朝公卿異非恭榮康僖則修簡靖裕而已豈皇族不皆任以事其賢不暴於衆人耳目邪抑雖多賢而其德與才卓然可與元老鉅臣參時錯立者亦不多有也故皇族之諡忠則僅有正則絕無近時丞相忠定公蓋得於僅有而少保正惠公則得於絕無者也亦可謂哀榮之尤者矣忠定公嘗秉大政決大策功名之盛霆震電耀而

正惠公陳力于外曾未及正廟堂運樞極不獲盡究於天下然士大夫以其存否為世重輕者蓋五嶽四鎮初不見其有運動之迹於天地間大施行大變化若不相涉而屏蔽風氣吐內雲霧蓋亦天地之所倚以立者要不可徒論其迹也然則正惠公之薨而聞之者莫不出涕以悲其有以哉公以淳熙丁未進士調福州司戶叅軍用薦者陞從政郎監行在草料場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又用薦者改宣教郎通判太平州知饒州直

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進直煥章閣提點本路刑
獄公事未上改轉運判官以官糴如旨陞一秩仍減磨
勘攝安撫使尋除秘閣修撰正為安撫使兼漕事進龍
圖閣待制知平江府以治行進煥章閣直學士居有頃
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太平州以疾丐祠官除端明殿學
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告老拜昭信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致仕公性簡重不妄言笑自少勇于學以
遠大自期初為戶掾郎采古歷代與先朝名公之有惠

愛及民者輯為編書置左右朝夕觀焉以自程府帥趙忠定公每委以事度可必盡力度不可必盡言忠定公薦其才後帥林公枏彊毅難犯獨為公降色辭其後提點刑獄辛公弃疾攝帥事厲威嚴輕以文法繩下官吏惴栗惟恐奉教條不逮得譴公終始據正不為屈候官石門鄉田賦視他鄉特重公會郡計之贏足以當其入乃白帥奏輕之使與他鄉等其為幹官前後事兩使者一以盡誠不阿為舉職使者每欲以親民薦公公輒推

與同官之賢者皆徧及乃受薦改秩佐郡郡守雅知公
一郡事悉參決守不自行一事後太守至曹未相悉頗
疑侵守權取郡事凡公所參決者視之縱中經衡中緯
無一繆戾可指乃自咎知公晚牢城營有逃者本彊盜
也捕得守銳欲斬之公亟白守於法彊盜特貸命而復
逃亡七日不獲者斬今雖彊盜非特貸命與法不相應
守無以奪逃者得不死其知饒州州民多喜訟公一見
即察其情偽先諭以理後裁以法勝者悅負者愧喜訟

之俗為少衰饒為州歲入田租十二萬皆輸大農謂之上供而官兵米月為七千石皆取給其入之贏其後郡計日蹙民輸官租度支上供即彊民輸錢及兵廩不繼乃糴旁郡軍人鶴伺水涯吏乘為姦米多濕惡公皆正之俾不復輸錢而官兵之需取之境內蓋有餘而積者數萬石他歲饑用以振民全活甚衆諸邑積逋一切蠲之責可輸者邑皆競輸不敢後去之日百姓縫綵為旗以送者數十里不絕肖象于三賢堂祠焉江西饑公為

常平使者是時權臣動兵悉以常平粟餉軍在在皆空
困公丐錢于朝為糴本而預度州縣積貯與民之不能
自食者若干官糴米以給會新城亡賴民謬曰貸糧持
挺橫甚者白晝發倉亡所忌公行部且檄州縣速振贍
之母啓盜端然後檄巡尉捕首惡正其辜部內帖息為
轉運判官以所部十一州公量不同大抵侈入而儉出
乃取文思斛下諸州禁毋得增損出內以平朝廷歲糴
江西米百萬曩時官靳其價而科抑大家使先輸米乃

受直于官公先予錢後取米民以不擾帥江西會黑風
峒羅世傳寇鈔郴衡間而峒近吉之龍泉郴衡湖南部
內州而吉江西州也先是湖南曰必討捕江西曰必誘
降賊陽為聽命而首鼠顧望持兩端公至則乞與湖南
犄角致討峒中糧素乏並峒之民陰以米資寇故賊得
倔彊山谷間公下令有以米予賊者以軍法從事賊乏
食始乞降明年夏青草峒寇作亟遣兵平之至秋李元
礪寇郴陳廷佐寇南安而黑風賊陰相連為梗兩路兵

寡弱數合戰數不利公紮疏求濟師詔遣池州副都統
許俊提兵趨龍泉公勸其持重養威勿爭鋒會湖南使
人來議夾攻郴吏何光世能道賊恃險連衡狀且謂可
以計破難以力碎公曰即如汝所言當先誘羅世傳李
元礪自贖元礪獲則世傳孤亦可縛也二寇得陳廷佐
在吾目中矣汝能往說世傳使自歸否光世曰能即以
光世送許俊乃以緡錢二萬犒其軍越二日詔公移守
輔郡公抗疏乞留討賊不許而是冬峒寇次第平悉如

公言其在平江覈財用出入而削凡浮費亡藝者郡多
舞文吏公至未及歲苗薈髮櫛官寺以清其為太平州
則腴折帛價使輕蠲榷酤額使少曰吾知其厲民久矣
公在平江已病至是病益侵繫章丐閒天子猶惜公去
得請未行遂薨于州以七年五月壬申葬于平江府吳
縣穹窿山之原享年五十有八公諱希懌字叔和藝祖
皇帝元子燕王德昭八世孫也曾祖子堅故左班殿直
贈太子少保曾祖妣周氏贈永固夫人祖伯仁故武翼

郎贈太子少保祖妣周氏贈榮國夫人繼張氏贈申國夫人考師虔故保義郎累贈太子少師妣林氏累贈昌國夫人少師四子公其仲也配洪氏惠國夫人子男三人與慙承務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登辛未進士第與慙與恩並國子監進士女三人未行公慈愛寬和出於天性自少傳以來樂善好義至公而彌篤志所欲為不問力之不足力所可為不計家之不足也任料場時門官物故貧且無子公為率同官辦後事遣以

歸得節過家悉奉餘以振親舊凡內外族姻昏嫁之不
及時者每任為己責其貧不能自存或喪不能舉佐之
不遺餘力蓋皆發於惻隱之心而非有所為而為之也
居官廉介自持惜官物如己物自奉儉質一裘不易至
十餘年食不兼饌內無聲色不喜珍玩自小官以至通
顯如一日不知而見之者以為寒士也喜讀上蔡謝公
論語說有會心處故於處已接物優遊和平而不犯燕
居家庭未嘗厲色辭而矩度整整兄弟間友愛備至擇

士之賢者與子弟處讀書為文躬自督課以故諸子皆
嶄然自立遂世其科公與人交誠以盡每自謂見人為
善雖疎亦親如察其非正雖鄰弗覲所至究心民事日
常五鼓興冠服拜家廟即出視事終日不倦嘗言韓忠
獻勲業名位可謂盛矣猶躬簿書之勞以為俸入萬錢
不敢自暇吾復何德遽求安佚或雨暘少愆即容色恹
然飲膳為減江西旱公禱于麻姑山焚香既退盛服假
寐若見雲氣蜿蜒如龍自神所而升遂大雨人謂精誠

所召云政事本於明恕而不為姑息體國憂民一心拳拳勤勞盡瘁以至成疾其在當塗病中猶躬行勸課綜理細務秋大閱自力而起曰國之重事不可不親也捐館前三日尚涉筆書判病亟卻藥不肯服曰吾蒙上恩至此年將六秩死復何憾無一語及其私將薨之夕有大星隕于郡西十里外嗚呼跡公行事所謂正且惠者非耶始公在閩受知於忠定公忠定既以謫死讒波滔天士大夫能詆忠定為不忠者踵相躡進用一時知名

士坐黨論斥逐亡虛日凡權臣意指所鄉誰敢違者公獨薦忠定之子今江西漕崇憲曰此賢相子也舉天下之禍福不足以動其中而易其所守非正能如是乎昔周有公旦公奭以同姓之親股肱王室後世所仰慕者莫先焉維忠定公戮力國事庶幾乎正惠平生每以前哲自勵而用不克究中道以歿君子惜之然其仁足以庇民生忠足以利社稷遺愛餘烈久而見思雖周人之於甘棠曾不是過故公之告老綸言褒錫稱其有召公

分陝之風焉維聖天子知公之深生則寄以藩維沒則寵以節惠揚休千載為宋名臣宜有聲詩銘著盛德其孤以命某不得辭銘曰

天佑我宋子孫千億有拔其羣如旦如奭忠定之忠正直之正他人所難矧曰同姓三百年間維二宗臣曰正曰忠餘莫與倫抑抑成公天賦全德如玉之溫如弦之直望其容貌山澤之臞觀其被服環堵之儒孰知其力可與任重見義直前賁育非

勇天子曰嘻此予宗英玉節蒐符四方是營番川
之陽大江之潏穆然祥風膏以時雨有猗于嶮既
暴且狂公如不聞徐阨其吭堂堂三吳地大物衆
坐鎮如山聲氣弗動天子曰嘻毋久煩公往蒞姑
孰其寧厥躬公拜稽首官有常職俸日萬錢臣敢
弗力民雖有瘳公則已瘁維其真心之死靡悔大
星西流當宁震驚愍冊誅章極其哀榮謂仁必壽
胡止六表百世之名則如皦日穹窿之柏為今甘

崇勿翦勿摧正惠所藏

監車輅院詹君墓誌銘

慶元五年先皇帝始臨軒策天下士吾建之擢第者十有四人焉崇安詹君景憲其一也景憲於時年甫三十餘儀觀偉然器質方重人謂且將遠到者既而得清江戶曹掾以歸明年與予會富沙富沙之別財十四五年而一時同登之士或在或亡人事之變有不可勝窮者景憲亦以訃聞矣嗚呼惜哉景憲雖不幸不究其志以

終有子樞能世其學自予執親喪詣余西山之麓及是
再至三至焉其講明踐履必欲以聖賢為指歸非他學
者比也予方悼景憲之無年而幸其有子樞又以銘墓
為請予尚奚辭景憲名淵姓詹氏其先有自固始入閩
者至武夷之下居焉遂為崇安人曾大父城大父恪贈
承事郎父冲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世以德誼著于其
鄉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文公朱先生游得
修己治人之大致故其仕也孜孜所職惟恐後焉貶早

救饑尤極勞瘁江右俗囂於訟案牘在官有數十年不
決者景憲一閱皆得其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
知其材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州之民求質於有司者
必請以屬君曰寧為戶曹非不願他官直也秩滿用薦
者循儒林郎授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列屬成均舊為儲
材地蓋朝廷有知景憲者將以是用君而親歿矣服除
差監車輅院猶前志也未上而景憲終焉嗚呼以景憲
之材且賢使之得志以有行澤之加於物也必矣而官

不出七階年止五十八其不謂之命邪景憲常以博學
宏詞試于春官既中選而以嫌黜逐棄去不復為獨取
河洛數君子與文公之書以授樞曰此為學之本也吾
不能教汝汝其從有道者切磋講究以卒成吾志樞拜
受命不敢忘遂以其學講於節齋蔡氏昆弟蔡氏蓋丈
公之高第弟子也景憲初葬於天然山寶慶元年十二
月壬寅改窆于周溪之原景憲為人溫良汎愛其於鄉
鄰之誼尤致其篤歲小不登輒出藏粟下其估以惠困

窮他有緩急盡力赴之如已忻感故里閑之人稱思至
今然在景憲特為細事獨其教子不汲汲於世俗之所
驚而以明善誠身為歸此在今人罕有及之者然則余
之銘景憲者豈以其私也哉銘曰

科級為重軒裳為寵此今學者所共道德為腴仁義為
車此今學者所迂以迪厥子古學弗講紛紛為人揭銘
斯丘維以昭君子之心

林夫人墓誌銘

雅州太守陳公雄之夫人林氏諱匹善長溪儒家女父簡能工辭章不幸隱約死歸陳氏又儒家也兩家世相承以詩書為奩橐禮義為簪裾夫人習而安焉自其幼考妣歿少長喟然曰吾不及事吾父母矣有王母在吾其可不以事父母者事之乎既嫁舅姑亦先歿則又喟然曰吾不及生事吾舅姑矣春秋蘋蘩之薦其可不躬致其潔乎於是兩氏之族屬莫不以孝稱夫人雅州季父死諸孤惇然有淪落憂夫人收其子教之若已子嫁

其女使得所從嫺舊急難至脫笄解髻亡恠色雅州令
萬載時有同僚甫至而喪明里之誅負者靡至僚之妻
莫知所處間獨涕泣為夫人言夫人曰吾夫視若夫昆
弟也吾視若娣姒也孰有娣姒之急而勿恤乎哉吾雖
貧有嫁時之裝在吾其為若償之卒捐其貲弗靳嗚呼
世之士以學自名平居論說辨利義真若析毫芒至其
處辭受臨取予所較僅一絲粟低徊顧眄有莫能自決
者蓋意為主而志不立故義弗勝而利行焉心術之微

匪剛與明未易自克而夫人能之其可不謂賢乎雅州
歿門戶衰夫人亡隕穫意嘗顧二子曰汝家自先世來
無以貲稱者然由唐迄今數百年詩書之澤不斬而父
玉雪自將所以為後人計者甚薄然百善生於儉約衆
慝原於奢放而父之道汝政不薄也夫人之識及此非
賢而能之乎予觀二南之世禮教修明於上當時婦人
女子所易往往後世學士大夫所難詩人美之無侈辭
也秦漢以下教弛俗衰幽閨一女子稍能自整飭彤史

輒夸而傳之況如夫人者豈易得耶予素厚其子無競
故聞夫人事甚悉無競與弟無斁皆夫人出力學能文
辭而無斁先夫人二十日卒女一適某官趙某無競居
喪甚貧然親故賻貲一不受曰夫人遺訓也夫人用其
夫奏得初封卒時年七十有五寶慶丁亥正月某日也
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蒼山巘岼兮清流鬱盤歸從夫君兮萬世之安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玉文卷於累百人中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訖事人為予言此城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連帥幙府仲玉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遊見其視瞻瞭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翅如在己親若故有窶貧者賙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救雖貧賤困篤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可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為長者家也又明年予遂登朝閩之士病於計

偕之員狹也凡能操觚吮墨者鮮不奔走求牒於四方
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為君營一試而君俛首鄉貢寧數
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
也君自少銳于學晚益喟然以未聞道為憂日以論孟
自課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有所得輒欣然
忘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之說默契于心大書座右以
自警勉齋黃公幹文公之高第弟子也君驟從之游請
所未悟黃公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

行義自多而用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以嘉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續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屠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為可悼也予曰仲玉之所憾豈此耶古之君子婉焉孳孳斃而後已豈為利祿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無愧而死乃
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子躬三省於前
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之仁有所未足其
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玉之賢而死於布衣仲
玉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淑君子蓋深惜之君名振
龍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入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
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雖潛閥不耀克
以厚德世其家妣潘氏有賢行子二人曰樸太學生曰

格業進士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橫嶼之原予知仲玉者故為之銘曰

昔未識子子文我評及既識子我懷子傾今者奈何子藏我銘執筆慨然我涕子零嗚呼傷哉擗抑失聲

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

君名履常字適可姓包氏孝肅公七世孫也孝肅世家合肥曾孫莘徙永嘉之鴈池是為君四世祖祖汝家又

徙樂清之柳市其居城之西洋則自君始孝肅以清節
直道為昭陵名臣後稍不振至君少入太學登淳熙八
年進士乙科人謂且大包氏矣平生力學有得於絜矩
之一言故其教授盱江視士之無所乎館也則首闢講
堂既又闢諸齋增廩生徒至五六十人其在豫章亦然
御書閣久圯白于郡一新之鄰壤之士亦相與負笈從
君遊弟子員溢幾數百其宰吉之吉水視民之病在於
土瘠賦重則為均稅之弗均者而更新其版籍使吏蠹

亡所容歲艱食為請粟于常平使者振業之又請于州
蠲其賦民貧不能輸者約縣計代其輸時稱提楮幣之
令下郡欲因以為功奉行亟疾甚他縣惕息應令亡敢
後君於其間獨務為安靖以便民郡文書朝夕下君弗
為動幙府有移書鐫誚者君報之曰某書生知奉法循
理而已寧忤上官以譴去不敢苟隨也未幾守以煩擾
罷人始服君精識賦粟故即縣以輸會安撫使領州下
令俾改輸于郡民病之君力爭至數四事為之止縣有

五都各結義丁自衛時黑風羣盜方熾郡將提兵致討
檄縣發義丁為犄角助君曰義丁為鄉井設耳驅之以
嬰劇盜猶羊禦狼也則移書具言所以不可之狀檄再
下君執如初事亦為中止縣之俗素狃于訟少不得志
則徧走諸臺或請懲其尤者君曰吾之於事求其是而
已縣而是臺猶縣也非是可使民有冤乎由是邑人察
君之心卒亦無反訟者昔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
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不以所惡者

加人而以所欲者及人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絜者何以
此度彼之謂也大學之義不明汲汲自謀者知有我而
已初已之室雖剥民之廬弗問也豢已之欲雖腴民之
膚弗恤也以君之學其能卓然有見如此使得位焉而
盡行所志則功利之及物其可勝既耶君之始仕得寧
海尉後嘗分教金陵皆以內讎不及上晚得倅吳門又
不幸未至而沒其將沒也猶以學之所得者為從子言
之俾勿亡其亦可哀也已君生於紹興甲戌八月二十

八日其終也實嘉定丁丑五月二十四日明年七月八日窆于瑞安縣崇泰鄉漁潭之嶼夫人高氏宣仁后族也三子志密以君致仕恩今為從事郎建陽縣尉志行志修三女承奉郎薛師憲從政郎丘吉老其壻也季未行君既葬若干年而志密始以盤洲叟徐君寓所狀事實來謁銘予雖未悉君為人而惟盤洲之言可徵故予銘之而弗辭其世系見於水心葉公所為考君之誌者今不載銘曰

蓄之裕狹其施嗇諸躬後之詒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君名懿德字夏卿予之母黨也嘉定中教授古英州州
闕守連帥楊公長孺命公攝焉予自泉山遺之書勉以
四事曰清心潔已奉法愛民君不以為迂既力行之又
播之歌詩楊公與部使者以下屬和者甚衆大抵謂君
能不負予言後十餘載君知玉山縣去予居財數舍治
聲日聞不幸甫滿歲以讒去官未幾得邑廣之新會又

不幸甫滿歲遇疾以終孤友直奉柩來歸過予里弔哭
外問在南時行事顛末友直泣曰有尚書崔公所述在
出以示予其畧曰君之來古岡也縣無正官久弊端如
毛民狃于訟吏黠于貨賄且瀕海盜多弗可制君自力
不辟寒暑事亡細鉅必親凡罷行賾理當否往時新令
至蟻戶有給由錢受訢牒有醋息錢君一切罷去凡仕
族之流寓與惇獨顛連而亡告者稟其食春賦貧人錢
粟夏則和藥施之雖溝澮亦時濬治其誠於為民皆此

類君素守廉介歷官三十稔求田問舍不少槩諸心忍
死一貧雖啼號弗之卹將沒前二日書之冊曰平生薄
宦甘受凍饑一介弗取一毫不欺此其絕筆也君始至
祠晉刺史吳公于縣之東將以勵來者君既歿邑人謂
其清白可尚遂配祠焉此皆崔公所叙云爾自古者銘
鼎之制變而為碑碣誄狀由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
託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
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誣若崔公者非所謂有德者邪

予嘗評當世廉節士以崔楊二公為稱首君之攝守也
楊公許之其宰邑也崔公又許之是豈苟然者邪士生
死窮達有定命雖不幸不遇以死而幸獲知於當世之
賢一賢者之譽與百庸人之毀其榮辱為如何闇黷於
一時而昭白於後世其重輕為如何嗚呼君其亡憾也
已君世家處之慶元曾祖某祖某父某承務郎君嘉泰
二年進士主汀州蓮城簿復州錄事參軍遂分教于英
換尚書左銓歷二邑辟通判廣州而君不及拜矣年六

十二以紹定元年十月日卒官止奉議郎娶某氏先君若干年卒子友直友恭友諒皆能世其學三年八月壬午葬君竹林山之原銘曰

越嶺喪清兮濁世之常貪泉一酌兮千載猶香君胡為兮獨侑食萬鍾可有兮此不易得後有考兮眎斯石

仙都大夫李君墓誌銘

始予在三山聞同年李肖望友人黃仲玉皆號為長者

家仲玉居城東其五世祖以寬厚樂施予得是名閭里
間肖望之先亦然二家故姻戚也李氏世為儒至肖望
始起蒿萊列紳笏視秩尚書郎以終仲玉雖老于布衣
有子曰樸遂由膠庠冠天下士天之報施善人之不誣
已仲玉之歿也予銘之越十餘年而肖望歿李氏又以
為請視其狀則仲玉子廷魁之所為也予之善肖望如
善仲玉銘其可辭肖望名起渭其先唐刺史頻遺愛在
建既歿民奉嘗之後其胄裔派居于福為某縣人有諱

堯者始以長者稱堯生寔寔生邦直邦直生暘暘生鈞
凡五世矣而長者之稱如一於是肖望生焉考君嘗自
言吾家世種德會當有興者故以起巖名其長子次即
肖望也肖望幼苦學夜不解帶旦不瀨水者數年十一
能屬文逾冠入太學未幾擢慶元五年第後六載伯氏
亦繼登焉迨肖望陞朝考君累贈朝散大夫母王氏封
宜人肖望之仕也歷澧州戶曹教授辰州安豐令就知
縣事其為人沈靖端肅平居不苟發一言至分義所當

為無劇易必盡力廼止辰故夜郎國士弗嫺文藝博士
舍距學遠師弟子不相親肖望斥校士所得合俸餘更
瓶之始朝夕與士接安豐地極邊時兵革甫息四野多
遺骸肖望行營高燥地使瘞之招輯流民來歸者日相
踵茅欄竹屋易以瓦木地主力不給者官與為之聽民
輸餽直以居由是井邑寢還其舊歲當郊奉常符下共
鹿腊肖望念民罷未盡紓則以詩諷于朝之知己者事
得寢縣故無城軍興時守寓治焉畚土為郭草創甚然

卒賴以完至是復頽圯肖望請自力興築兵民之即事者稟食有差冬而作洎春而息農無違時役不告病越三年城成部使者帥守繼以聞詔改宣教郎仍領邑先時戍卒散處編氓間人病其擾至是昉為新營軍民不相雜咸便安之會朝命糴粟實邊肖望深懲科配諸弊行以不擾未幾邊儲告實益出公錢市其贏豫為振卹備明年大旱蝗為糴粟之所十有二以便民又貸賈人金使四出招糴訖事得無殍死自旁郡流離來者亦賴

以全會新太守至入吏言常賦外徵求甚急肖望力爭
數四拂守意遂勾崇道祠官以歸浮寄僧監朝饘莫粥
澹如也後數歲築屋城東時時召親友舉觴賦詠或道
古今談性命以為樂改奉仙都祠紹定三年閏二月始
屬疾顧家人曰死生夜旦爾何怛為以正大忠孝四言
勵其子俾有立三月甲午正襟危坐而逝年五十九官
朝奉大夫肖望性至孝始居考君喪年尚少毀瘠幾骨
立及母夫人終垂老矣悲慕不減少時人以為難嘗校

士靖州靖守方涅民為兵雖仕族不免肖望為歌詩以
諷守媿而止將終前一日聞鄰境民戕於盜屍流蔽江
為書白府帥勾掩藏之其辭酸楚甚不果上嗚呼肖望
之所存如此其不謂之長者耶迹其家世以種德澤物
為心顧所施不出州里至肖望推達之稍宏矣而功利
又不過一縣君子惜之然士之奮窮約躋貴盛者不少
波流滔滔易以溺人私欲弘而德義少往往反媿其先
是軒冕之華不若布韋之陋肖望之仕雖不大烜赫於

時然終其身不失長者家法是可書也已妣某氏封宜人子文叔將仕郎方叔受遺澤肖望平生善著誤有易說中庸大學要語春秋集解諷誦詩時政書與雜論著合百餘卷藏於家方疾棘時文叔自都還未至婦某氏刃股肉粥而進人謂肖望之道行於家雖女子亦知孝云銘曰

越城東南山陽仙都君此其藏世長者名芬薌嗟後人無或忘

夫人蔡氏墓誌銘

夫人蔡氏故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副使劉公諱彥融之婦奉直大夫知吉州諱萬樞之配今朝散郎知邵武軍兼福建路招捕使司參議官遂之母累封太令人年七十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壬午歿于當塗縣舍明年二月壬申合葬于金壇縣西五十里白水塘吉州使君之兆遂等屬余銘其墓時方竢罪湘閩弗克為既而歸卧故山衰病連歲又未克為紹定三年遂守樵川

明年以擅誅劇賊自劾于朝，旬罷去。則以書來諭曰：遂之母棄諸孤九年矣，而墓道至今亡辭以刻。今將歸覲松楸，苟不得銘，何以慰吾母於地下？敢拜手請。予於是矍然曰：此某之臯也。退而閱其事狀，則丹陽劉公宰所纂次劉公天下士也。其於夫人言行，反復咏嘆，以為世所甚難者，豈夸也哉？蓋夫人莆田忠惠家女。曾大考曰：襄宣德郎於忠惠為弟。大考曰：覲成務郎當崇觀間，父子相戒以勿仕士高仰之。考曰：樗朝奉大夫知梅州始

自莆徙蘇常之境以居紹興中佐使者行經界法人賴其利至今夫人性篤孝六歲居梅州喪摧毀如成人事母沈夫人動靜必偕及歸夫家時舅姑皆先歿歲時薦饗事細大必親遇諱日必戚以是終其身平居無戲言惰色坐不傾倚行不踐闕自奉菲甚服飾少珍異輒積而藏之至常所服御雖故敝弗之棄曰死必以附我使君好仁而篤於義凡內外親之孤且窮者收卹之其可教者館師以授之業女不能適人者予之資令無失時

夫人奉承惟謹敷文之伯父禮部公有女老而嫠使君
迎寘之家夫人以婦禮事之迄其終不懈使君之元配
曰范氏夫人實為繼室而拊其二子若已生女長無以
嫁夫人傾奩以嫁若是者蓋不可殫書使君有友曰趙
君善擇清介亮直夫人常以過從疏數驗使君之德進
否每二君相與款密夫人喜見顏色曰庶乎其納夫子
於善而儆其失也否則歔然以為憂諸子幼時夫人夜
課誦讀苟未精熟夫人亦不寢所取師友必四方文學

行誼士膳飲皆親視具遂年十四與江東薦書夫人無
喜色既而言者繆於風聞夫人亦不愠後二子踵世科
人皆艷之言者亦媿嘆夫人曰未也決科士之常繼是
正應學耳嘗語諸子仕以廉為本廉以儉為基及諸子
志尚日高文字日工又戒之曰毋近名毋弊精神於蹇
淺又曰閱人多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遂
始佐江淮閫畫夫人曰兵政國安危汝其勉諸後與江
東賑饑夫人又曰荒政民死生汝不可以忽遂之宰當

塗也值夫人生旦自守以下咸致賀會大水夫人感然
曰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毋以吾故樂飲當塗之政如
古循吏人謂母訓實然此不惟今女子所難雖古賢婦
猶難之也遂方妊母時乳鑿視之曰女也吾有術可轉
女為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豈智巧可移斯言何為至
於我亟白使君斥之而夫人竟生男里人有假神祠以
賈利者相扇蕩為土木偶未閱月凡用器悉備他所興
造費以千萬計將卜日迎寘梵宮儀衛率倣生者遂以

姦訛亂俗亟為書白府縣禁止之羣小私竊聚謀意夫
人可撼以福禍至有欲潛伏後園為幻怪者夫人曰神
果聰明正直豈加禍非辜不然是淫昏之鬼爾不斥奚
為遂以是勇往弗顧卒斧其像火其器撻笞其人而土
木竟不能神嗚呼學至於知天命與鬼神之情狀極矣
夫人以男女為定分不肯試乳媪之術以僥倖萬一非
知天命者能之乎謂正直之神不妄加禍於人而淫昏
之鬼不足事非知鬼神之情狀者能之乎世衰教熄雖

號為薦紳儒者往往溺心於詭幻冀福於冥漠以故異
端熾而正法泯舉世偃偃焉莫之適歸夫人生長閨闈
未嘗從師友講問學而見理明信道篤迺如此使為男
子任當世事則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其必優為
之此不惟古賢婦所難雖士君子猶難之也易以坤為
妻道人知一以柔順而已先儒發之曰非健無以配乾
也故古之賢婦雖以婉懿淑惠為本至其所立有烈丈
夫不能為者非剛與明其孰能之若夫人者非所謂剛

且明者邪夫人六子曰適早逝曰逢故溧水主簿二人
皆范出次即遂曰遜今為某官曰近曰選皆世其學女
四人某官某官某官其壻也一出為某氏女孫六人予
與朝散君嘗僚金陵見其識高志遠有綜理事物之材
而學則未已也及來樵陽當寇亂方殷環數百里莽為
蛇豕之藪人所憚行君獨匹馬西馳布宣天子德意收
拾其人於流徙蕩析中近能立官府保生聚又以便宜
揃除鉅盜去東南數十年禍本夫人於是乎有子矣是

則宜銘銘曰

柔順以立本剛明以致用然後為婦德之全懿哉夫人
其識卓然故誘之以所欲不能惑脅之以所畏不能遷
人皆曰難我則易旃彼淵可田彼陵可川我為斯銘百
世弗諼

國子監主簿李公墓誌銘

上更化改元之八年春洎夏不雨詔中外薦紳言天下
事國子錄三山李公讀詔慨然即日條六事以獻其一

謂臣觀今日之患大抵忠厚變於刻深老成奪於新銳
公言鬱於偏是遠謀沮於近功循習成風恬不自覺追
勒編竄先朝所以處巨姦今州縣吏小有詿誤輒從重
典故侯宿將宣勤守禦不無尺寸功一旦以財物失陷
嬰峻罰知之者以為當罪不知者以為寡恩願下寬大
書滌除苛習毋以小愆傳重比毋以一青棄前功其二
謂鐵錢輕而兩淮之貧民怨鹽法變而江浙之富民怨
新楮之令嚴而天下之民胥怨又言安邊一司提領非

人為民鉅害願損其額削厚斂之無名者還簿錄之非
辜者其三謂湖上賜園所以優戚里之恩而用功太繁
闢地太廣中宮知民疾苦本以節儉輔聖德陰鄧懿親
制節謹度人所共知不當以是累其美其四謂宣政間
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金據中原之兆
比年比風復熾實蕃有徒出入遼嚴怙弗呵禁甚者凌
轢官府關節通行黃冠之徒陰怙其勢豪奪民田官吏
相視雖號為有風力者亦閣筆而莫敢決願以宣政為

鑒嚴左道之禁杜私謁之門則宮闈肅官府正矣其五
謂苞苴之行眊昔雖曰小異然將佐陞差以締結游揚
而得守牧論薦以夤緣挾持而取是視賄爾又天府帑
藏大半耗於供餽諸軍亦然是以州郡不免侵漁主將
易至掊剋槌剥之慘怨咨生焉願詔大臣戒敕中外勵
清白之操杜賄賂之源庶幾寬民力弭兵怨其六謂讒
說巧言虞周不免特貴吾無可乘之間爾禍漢者江充
禍唐者李輔國然使武帝明皇本無隙可投彼亦何所

肆其巧哉願銷讒言固邦本實宗社無疆之休時上封
事者以千百數其言懇激切至為中外傳誦者財十餘
人而公與焉未幾奏事殿中又言宮僚之謹東所以輔
成儲德今主鬯元良令聞日新僚屬勸講義理日益然
端人正士進見之時寡而便嬖暫御親昵之時多市井
富民稍有夤緣皆得竄名補授且彼非素知書者而使
日娛左右臣未見其益又言太尉古三公官間者貴戚
未聞有橫草勞輒寘右階極品非所以勵有功者又謂

宦寺與政事內帑付私人非我朝令典聞者壯之公名
冲字道卿世儒家自其諸父遷仲先生某與其子北海
先生某皆以經行為學者師公少從父兄間磨礪灌浸
韜負日宏晚試南宮有司得其所賦驚喜以為有制誥
體擢實上游知公者謂其詞藻絕人而已平居接物和
氣薰然與人語若不出諸口見者又不過以樂易君子
目之迨其奉明詔對清光論奏偉然雖宿以剛鯁名者
有弗迨然後知公之所蘊蓋有未易涯者公慶元五年

進士為汀州司戶叅軍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
辟淮東幕府今四川制置使侍郎崔公與之薦于朝故
端明殿學士李公大性又以公應詔大臣得其籌邊十
議嘉之遂擢錄國子越二年始遷本監簿旬外未獲而
公病矣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臨安年六十有八公之
先自固始入閩為侯官人曾祖某某官父某贈某官娶
張氏封某實同縣某人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以某
月某日合葬于某山某原二子曰遇國子生曰某登某

年第今為南雄州教授皆雋異不羣人謂公為有後云
銘曰

嘿于庭譁于朋夫誰弗能平居呐然有疏萬言維公之
賢晚官于朝僅再遷獨抱姱節歸其全勒銘斯丘億載
傳

西山文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四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江軾

謄錄監生臣薛翰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四十六

宋 真德秀 撰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
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
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

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歧路而不知所
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
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
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邪意者於
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胃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
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
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
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

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
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
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先足下不以愚
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
歸始以弟子禮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
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修身之
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
子所宜從游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

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倦游舉于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司幹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嵯縣簽書慶元府節

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親有道明於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顧俯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為喜雖箠楚塵埃間弗卹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冑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偽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為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謂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

班列者君終不為佞胄詘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廬有一高選鮮復作縣既作縣鮮不為職事官公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太府矣不求為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俗子譏至其涖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為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汙有強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既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盍益諸公顰蹙曰

陷人大僂而以微賞安乎至獲造偽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姑斂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剡適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粟振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潔之操推重縉紳邑人以為實錄及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而更驚鹽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帥弗

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朱
子得為學大方異時至永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
傅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依
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義非自
為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為本公佩服焉其他與
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在
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益求平生所未見即溪
東為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蚤暮繙閱閒及浮

屠老子裨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間為亭扁以清心風
日恬暢輒挾冊徜徉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樂
不勝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
于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為文曰溪齋類藁
若干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夔漕貢
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業進士女適進士吳去志孫
三人某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自其所性與德章
同遊帥門既先後收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未仕

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裒州
郡所餽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弗
以自留族姍有喪勸其早治葬毋溺陰陽家說不能
舉者助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謂
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
然士多假竊形似簞弄筆舌間弗身踐也公初為論
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為學以變化氣質為功而不
在於多立說公為矍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鳴

呼觀子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之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予始為之銘銘曰

維古之學必貴躬履世習浸訛迺事口耳辨河說鈴紛焉四起回視其人則或可恥猗歟滕公克佩師指不諱於言而勉諸已我銘其藏以詔學子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予同年閩帥李公之子伯曰仁深李曰仁垕皆孝敬

祥順為其家鳳麟仕雖未幾而有志澤物親仁向善
汲汲若饑渴然其材日茂猶干雲拂霓之幹挺拔未
已見者莫不咨歎曰李公仁者宜有子如是也紹定
三年季沒常潤間訃至饒伯傷痛甚亦遇疾以終聞
者莫不駭歎曰李公賢者天胡厄之若是邪始公赴
鎮二子以仕不獲從至是復不得與親訣公悲之深
而悼之苦也既而強自釋曰吾上有君與親下有兵
若民一身而數責萃焉豈私哀吾子時邪且吾聞之

人生一世間若游雲旅太空爾修短不同同歸於盡
惟有德者為不泯吾兒年弗克壽雖未及以成德名
然事吾謹事吾親尤謹推之以事長亦然其蒞官臨
人亦莫不然是不謂之好德邪吾與其為亡益之悲
也曷若求世之能言者志之以昭吾兒於不泯也於
是季之銘以屬丹陽劉公宰而命某使銘其伯焉吁
公之見可謂達矣顧劉公其人某則非也將何以慰
公志而洩其悲雖然吾同年之子也誼不可辭考其狀

畧曰君字聲伯世為饒之德興人曾大父舜安廸功
郎致仕大父勛贈中散大夫大母王氏今年幾九十
封太碩人父駿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知福州兼帥事
母張氏先若干年卒贈令人君性仁且篤自能勝衣
朝夕侍重親側油油翼翼未嘗有懈容門內事亡細
鉅必盡其心曰此吾職也公開館延賢賓客族姁狎
至歲時往來問遺率以諉君君承上接下輕重疏數
雖毫銖弗差而尤以賙窮賑乏自力嘉定中用寶璽

恩補將仕郎調興國軍通山簿尉當上不忍去公勉之乃行郡守留攝事力以親命辭縣僻在萬山中民居若晨星官宇尤圯敝百爾器用皆缺君處之超然與客談笑輒竟夕故時米斗不百錢至是幾數倍君奉有餘粟下其估以予民且呼市僧可任者貸本錢使糴旁近郡至者日相踵人賴以弗饑弓兵素不練君曰尉以弭盜為職雖亡盜備可弛乎迺日角以戰技庸錢之贏故例給他用君悉儲以待賞間出私帑

繼之集士之賢者于學與談義理訪闕失贊長官厚其廩稍益市書礪石以傳永久去之日父老遮留係道再調隆興府南昌丞未上而疾鄉先達候之正衣冠肅之入賓退而君逝矣時七月甲辰也官止文林郎年四十有五妣湯氏湘鄉丞蓐之女生一子椿卿將仕郎君為人開豁無城府蚤侍公具得為政本末及在官盡瘁職業期弗辱其親縣之九宮山有女冠憑恩倖驕恣甚方大興土木役以氣轢齊民州縣吏

惕息不敢問顧利其賄逢迎之君一拒絕弗與通訟
至庭問理可否卒退聽莫敢干嗚呼觀此一節君之
仁且勇可知蓋嘗摘詩烝民之義扁其室曰則齋以
朝夕而思焉廬山胡君泳文公朱先生之高第弟子
而父之友也君師尊之學問源流蓋有自矣既歿胡
君實狀其行所謂信而有徵者某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山某原銘曰

維民之生有物有則是曰天命人所同得曰則伊何

理之當然毫釐有差是悖乎天懿哉聲伯兢兢一心
揭于燕居有赫其臨為子而子為吏而吏維則是循
罔敢失墜身雖自殞其心炯焉年雖罔壽實歸其全
死生之常允若夜旦嚴嚴高堂亦可無憾

湖南運判劉公墓誌銘

嘉定初詔以敷文閣待制致仕信安劉公頴為尚書刑
部侍郎時天子新更大化凡當世名儒耆碩繼踵集闕
庭天下望治如元祐獨公堅卧不起抱全節以終士高

仰之累贈少師龍泉葉公適志其墓公名強學字行父
實少師冢子羈卅時王父正議授以左氏班史諸書朝
夕吟諷不去口後侍少師官長沙時張宣公尚亡恙岳
麓之教大興公往就學日與賢雋遊處有彪君德美者
嘗受學五峯先生為公言前輩師友淵源甚悉及補國
子生又盡從四方知名士觀摩麗習聞見益洽屢上春
官弗第以奏補調主清湘簿帥王公蘭檄致幕府事輒
咨扣辟京西安撫司準備差遣楊尚書輔為帥尤器異

之改宣教郎知饒之安仁縣會邊兵失律虜騎蹂江淮
間郡邑專配以應期會吏並緣為姦公獨從容辦治若
無事日歲旱菑刻意荒政凡所以振捄者百方竟事民
得亡流殍學政久弛公聞進士湯師中名聘使領袖一
學月旦會講率諸生以聽由是士知勸慕中第者相屬
湯君後亦策名太常樂道不仕終其身論者偉公得人
如子游之於武城也先是學不養士而歸其廩於郡公
請復焉閒則會出內裁冗濫比三歲所餘滋多乃舉以

市田四百畝名貢士莊士之上南宮太學者賴以續食
又以餘力繕官寺葺學宮治津梁而作放生亭于江之
瀕山川之觀豁然更新矣居三年間歲大豐田里清晏
飛蝗過境不入人謂美政所召云居慶國夫人楊氏憂
外除辟戶部提領酒庫所主管文字旬祠便養得主管
仙都觀明年少師薨外除通判臨江軍始罷權酷令民
自釀輸息錢犯茶者寬其罰擢知南安軍俗故獷驚中
更陳廷佐等亂魁桀者往往得官姦毗艷其利是歲春

南康饑復嘯聚為變公至首諭大姓出粟振贍之蠲屬
邑賦租以亂數然後僇其幸亂始禍者威行惠浹遂以
無事公謂周子二程子昔嘗講道斯土乃即學東偏買
地建祠率掾屬諸生薦獻如禮且刊近思錄俾郡之士
識為學大方又以貢闈隘且弊徙而大之規募為江嶺
間最提點廣東刑獄有郡守居臺下政苛甚亟劾去之
摧鋒卒戍淮甸歸道中輒剽刼公命尸數輩以徇士始
識軍律改轉運判官廣之屬縣曰懷集地與島蠻接帥

府督賦急公移文責誚俾體各縣本意毋釀怨生事五
羊故多盜公立捕格授巡徼官盜用衰止連瞰湟為郡
城外有楞伽山貞女峽嘉泰中峽之東崖震陷江流壅
底舟弗通行郡為荒瘠法曹李華有巧思且自詭疏導
公知其可用命董厥事斥錢緡六千資之不數月石之
為水患者盡平連人鑿石頌公德帥憲倉俱缺公兼綰
數印剗決沛然有餘力歲瘡且疫公分醫予藥垂死者
多賴以全士大夫沒南中皆賻卹使歸無寄殯嶺外者

提點湖南刑獄湘民喜鬪輕死以故重辟多吏常飢法
出之殺人者例不死公曰此東坡所謂外邀雪冤之賞
內希陰德之報者豈辟以止辟之意哉諸郡以具獄上
惟過誤可憫若訊鞫有疑者乃使奏讞餘悉論如律然
必召掾史議反復數四無嫌芥疑乃決故人自以不冤
按部所過平獄犴省牒訴詹吏問俗冒隆暑由潭邵歷
全永驅馳二千里乃歸人謂前所未有資興民鄧其姓
者推刃同氣匿屍草野中耕者四人見之以告鄧鄧執

而訟之官官加考掠民不勝痛自誣服獄上公疑之命
官閱實果得其情四人者破械而出叩頭呼天曰生我
者提刑也公晨出視事首閱州縣申牘或謂非所急公
曰吾欲知部內水旱盜賊刑獄爾不然吏將蒙蔽我清
湘縣申粟家峒為鄰峒所屠邑人大震恐公曰此峒民
自相讐殺爾置勿問已果帖然新化奉家峒其酋曰奉
夢賢世與省民王布有怨會布以事來衡陽夢賢嗾其
徒殺之道旁已遁去公命巡尉諭以禍福許束身自歸

未幾夢賢領其徒四人請臯庭下公命鞠治寘殺人者于理廼白之朝謂夢賢世長徭峒今又挺身詣官四人已抵罪足償死者寃乞貫夢賢一死繫蠻徭心人謂公是舉不失刑又不失恩於威懷谿峒為得武岡卒蔣宗等倡亂某與公叶謀屬權軍事葉莫使圖之未幾臯三人首以告一路弭服改轉運判官以勤民致疾嘉定十七年四月七日卒官年七十有一累階朝奉大夫夫人李氏封安人柔明靚莊有婦道執公喪越晷亦不起子

常道某官常德某官常先某官女適某官趙與勲進士
潘自慧將仕郎王潛與勲故正惠公希懌子公在安仁
正惠實為守嘉其政薦之朝且請昏焉孫伯方將仕郎
仲方季方汝方一尚幼公夷澹雅靖自幼師薨即息意
榮官買園築屋扁曰退庵蓋將老而休焉常誦孟子求
在我之言以之明齋當官而行無所回撓與人言傾盡
肺腑不為留藏四方書疏率手筆酬荅字畫妍勁可觀
性嗜學官事暇未嘗食頃去書尤喜賓接士尊酒流行

媿媿皆文字語某之俟罪于潭也適公來使間相過劇談公為道疇昔所聞於父師者窮日夜弗厭而闕其施置大抵有所宗本非若世之任情帥意者寬近縱嚴近刻也蓋嘗以吏師目公及葬常道等請有紀焉輒次其事如左而系以銘其世譜見於少師誌者今不著墓在常山縣若干里長庚之原以李夫人祔實寶慶某年某月日銘曰

嗚呼少師事紫巖而友納湖紫巖不可見矣得見少師

猶可考中興人物之宏樞少師又不可見矣有子如公
尚庶幾識典刑之遺餘昔話雞坡今銘馬鬣追懷曩游
一飯三咽

祕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

公諱鳳字子儀姓徐氏嘉定十二年先皇帝命給筆札
于玉堂之廬時山東諸豪新有功未見跋扈狀公言蓄
毒所以攻疾而施之常服則元氣必傷虎不縱之山林
而豢之家庭久將噬人矣諸葛亮曰民困兵疲事不得

息則住與行勞費等爾今忠義之徒官供家請誠不可已盍亦鼓舞歆動之俾常以逐北為利而不復懷巢南之安則責望於我者輕矣否則亟行賈誼衆建諸侯之策為置部落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黨與散則無邪心他所箴砭時病甚衆公之為人覬樂和易蘭郁而玉溫見者知其將以文字瑞朝廷也及是對出娓娓萬言其論山東事尤中的然後知其有識治材非專瑯鏤組織為文人而已後六七年李全執制置使殺之又五

六年稱兵反死揚州公之言遂無不驗而公之身已不見矣嗚呼惜哉徐在浦城為著姓曾祖某祖某父某贈宣義郎母李氏封太宜人公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畧徧十九舉于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漳浦簿未上服所生父奉議郎陳公駿心喪祖母何夫人年餘八十請監南嶽廟以養何夫人卒承重服服除教授温州溫多士為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公年甫三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

遣子弟從之游至他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公
慈湖楊公簡謂可與語道秩滿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公
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
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詘知貢舉曾公從龍帥其僚薦
于朝謂公詞精記博非作者不能及且聞其始第再旬
閒局以便親養鄉黨稱孝焉文學行義於是兩至宜被
褒擢或籍記中書備異時翰墨選明年除吏部架閣又
明年除太學錄浮光敵騎退或謂其國有內變且力弗

支公因對言善為國者不以敵至而懼敵去而喜包藏禍心情偽難測逡巡而示弱安知非見羸以誘我恭順而請和安知非遷延以欺我又論諸軍占破剋除之弊甚悉俄遷武學博士召試除正字未幾兼翰林權直遷校書郎又為郎祕書內直如故自嘉定初用阜陵故事以館職兼北門至是凡三人矣而公於辭命最為得體上將親策士召使視草禁中諭之曰卿訓辭溫厚宜居代言之任公頓首謝無何以疾請主管華州雲臺觀居

數月起知荆門軍未對留為宗正丞兼司封郎官俄兼
學士院權直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
攝內命者不在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為故
事兼尚右郎官玉牒所檢討以父名辭改兼國史院編
修實錄院檢討又遷祕書少監以疾請外直顯謨閣知
贛州疾革請致厥事直寶文閣進一秩未拜以十七年
夏五月二十有一日終於家年四十有八官朝散大夫
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浦城自國初楊文

公首居翰苑以文章妙天下然同時進者不少獨公巍然山峙自人主猶敬憚之世之稱公不以其文而以其節公之十箴上自人主以及宮掖下自公卿大夫規切畧徧殆有志踵武前修者顧天不假年中道以歿可勝嘆哉夫人張氏封宜人後八年卒子莘老從事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華老國子進士夢發鄉貢進士女嫁儒林郎邵武軍泰寧縣丞盧壯父公之墓在募太里池師原寶慶二年十一月丙辰其葬日迨夫人歿舉以祔焉

端平元年冬十二月余始為之銘銘曰

璫璣質兮溫良富追琢兮辭章指鼇扉兮迅步發大冊
兮輝煌嗟文星兮蚤墜奄莫留兮明時之瑞黷茲土兮
埋光尚精熒兮寶氣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成
性行以成已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致哉
修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已所以推於人也故自河

南以來數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其本之同
欲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公者其庶幾
用力於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澄其先自金陵徙建為浦
城人曾大考夢禹即余所傳草堂翁也大考孝廉考宋
興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孤力學以辭藝四舉
于鄉中紹熙元年進士第主光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
安福用薦者改秩知處州慶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
道觀年六十四卒于家公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淳

熙之間方是時子朱子倡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
公數往從之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李公呂
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李公號澹軒子朱子之友也公
之學淵源蓋如此故見理明而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
見於制行則以孝友忠信為本根潔廉勁挺為質幹親
蚤歿恨養之弗逮也不茹甘服美者終其身女兄未嫁
捐所有資之一簪不自留少從鄉先生徐君翽學徐喜
公開敏欲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將女之

者公曰吾受徐公深知其忍負之邪仕雖久家亡旬月
儲歲莫貧且迫里人有欲餉之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
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
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
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者顧謂公
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于建公其所取士也
及為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惟謹陳去而驟
貴銳欲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張叔澄太彊項不可

收拾親故或以尤公及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
仕以勤民為心歲大饑郡屬公行振卹事措畫有方人
賴以全活安福有廣陂溉田數萬頃中廢壞豪右私其
利公請于郡而復焉扶杖躡履往來泥潦中居半歲陂
成田以常稔會峒蠻竊發燬永新蹂龍泉距縣不百里
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峒知有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
僚有懷印欲遁者公曰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搖足亂
先作矣肩輿秉炬徧諭居人俾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檄

公行視永新既至見餓民纍纍請加振卹未報而命公督其租公歎曰此豈催科時邪則以諗于州于提點刑獄得勿督漕司歲糶諸郡公謂兵事未息白使者請罷之民逋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皆見聽公之為人懇惻明辨故志常伸於上而惠得及於下使推而大之其澤物可稱數乎汀有疑獄屢成而屢變公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舍所微服徒行訪田野間具得其囚負寃狀至獄破械將釋之吏爭持不可

公弗聽巡尉及初鞠官懼得失入罰則以希賞詆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未幾真殺人者獲于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後臨川有獄久不決前鞠者既得其情囚黥甚使者臨問則窒耳以紙陽若不聞者數問則指其耳使者疑且怒以覆訊諉公移書郡幕俾諭意苟活囚將薦之公平心淑問以如前鞠報囚竟伏其辜公之治獄於宜生者生之雖官吏交怵弗為動也宜死者置之死雖臨之以部刺史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

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之平其肯翫法以殉人阿意以
貿寵乎晚宰慶元甫至而目眚作然兩造在庭猶呼之
至前兒女語之人人得吐情實吏束手不能銖髮欺去
之日送者至泣車下嗚呼視公之行與政若此其不自
學出歟然則世之以知行為異路理事為殊方者其又
可信歟惜也蓄之多而用之弗遐故其事業僅爾然嘗
考聖門之學以反諸身為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

至其位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況於公乎
由是言之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芸堅皆
世其學女嫁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歿實嘉定十一
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葬于縣北十里致孝嶺
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二十有一年蒙知獎辱開教極
不淺猶記公未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翁巖隱之詞
以自侑聞者為竦踴起立蓋一世豪士也退考其平生
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

志之穹氣之雄斂而歸之法度中不歎卑不憂貧中心
耿耿常在民若有為卒莫伸吁可悲託斯文

通判和州葉氏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文炳字晦叔世家河南後有以客省使刺
泉州者過浦城睹山川秀異因居焉曾大父仲通大父
顯仁當范汝為倂擾募鄉丁保里社人高其義父夢齡
贈宣義郎公少刻意問學再舉于鄉登淳熙甲辰第調
晉江簿遲次家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朱先生及至官

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顏公師魯為守事多艱之決汀漳境上豪民相為敵讎帥趙忠定公選官撫諭衆皆憚行公獨毅然請往既至折之以理諸豪弭伏遂以無事嘗攝獄官有商胡坐重辟寅緣納賂以求免又攝舶屬有海商坐罪亦以白金因公里人以求贖公一拒絕且斥里人不復通泉多公卿貴人州縣例承迎不敢忤公遇事問理如何不以執故有所遷就會詔內外從臣舉可為職事官者顏公以徐誼陳傳

良等應詔而公與焉秩滿調劍浦令改閩縣丞未上服
母孺人鄭氏喪哀毀如禮服闋調筠州錄參獄舍故湫
隘遇暑溽囚多疫公白郡一新之由是無病死者嘗言
獄事至重當顧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為輕重前後
兩太守寬嚴不同公視其所偏攸助之郡正賴以平允
漳浦吏謀奪民楊氏家貲械制獄累歲弗決公一閱得
其情坐吏以罪而還其貲楊氏宗子有橫取僧財俾殞
非命者憑藉巨援祈苟免公毅然力爭卒正其罪郡失

公用器下掌吏于獄推鞠吏覘守意欲鍛成之公以迹
狀未明請緩其事久之盜者得守愧謝邊事作調兵于
州營卒憚行頗洶洶公諭之曰國家養汝曹久宜奮
前戮力國有厚賞何闕為今當白州優爾賞給遂聽命
無敢譁改秩知仙遊縣初至決累年滯訟於旬月間既
又括廢寺田增廩以養士像故相葉正簡公于學與蔡
忠惠並祠富室有據官地及寺田築堤植榕立屋于上
妨民水利者累政不能奪公以聞于部使者窮治之撤

堤伐木以復灌溉為農人利至今民有陳姓者與工匠
飲博致爭匠醉夜歸踣死于道縣檄官驗其屍皆謂陳
實毆之死公疑之研問數四得其情請聚官覆驗果因
跌以死差役久為平民害公勸立義役均產通差有爭
于庭者一裁以法故例將迎工役責之僧刹公在官秋
毫無所專配其潔已愛民初終一意不易與同官語每
曰貪汙自多欲尚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皆欲如意
不受賂安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用秩滿

造朝會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人才臧否戰艦姦
弊楮券便宜三事以獻通判和州將之官宣義公卒居
喪之明年亦以疾終實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年六
十有七官至奉議郎賜緋魚袋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三
惟寅惟清惟允孫男六回孫桂孫榮孫莆孫頴孫啓孫
皆待補太學生孫女三長適中大夫致仕楊公圭之孫
繼祖次適漕貢進士趙宗栻次未行予之生後公二十
有九年嘉泰甲子同試士三山相與厚甚每心敬其為

人及公歿惟寅請銘時方之官自南未及作後十有六年公始葬于登雲里下沙驛之側惟寅又請銘適予再守泉行有日念今不作無時作矣乃系其事而銘之銘曰

斷斷乎其誠且直也凜凜乎其廉且白也退嘿以自將樸乎其不外飾也仕雖不逢有可尚之德也後將考公視此石也

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鮑公墓誌銘

予開禧中自延平從事入連帥幙府時鮑公粹然實掌
機宜文字雖言論多與物忤實質直無他腸當官不畏
強禦而未嘗為驚害之事予常憂其勁苦不可與世耦
既而去為兩州終以落落坐絀歿于家後二十有七年
公之子友龍來浦城相與話疇昔回念在三山時公之
爭議上官前刺刺不阿與呵斥姦黠吏奮髯裂眦氣象
猶凜乎其在目也吁氣稟之性或柔或剛世無孔子退
由進求之教士各以其天資從事類不能無所偏然剛

者終為近仁而闇然媚世者鄉原之行也友龍以銘請
予不得辭公字醇父其先自開封徙越又徙括為龍泉
人曾大考安德大考貽周俱以行稱于鄉考謙贈朝議
大夫妣王氏贈宜人朝議嘗一與計偕即不事選舉退
而自修于家里有訟爭縣大夫屬以平決鄉民有過不
畏有司之法而畏其一言公少敏悟刻意經學踰冠入
太學淳熙辛丑第進士調徽州司戶參軍先是歲受租
吏因緣為欺多過取民困甚相與愬于州守以委公遂

頓革前弊常平使者命覈一道儲積虛實公驅馳幾半
歲盡得其利病以聞事多施行再調汀之上杭令邑多
彊劫盜公察其故率大家為囊橐每捕獲必窮竟根穴
所在痛懲之盜為衰息士風故陋甚公得三山老儒俾
職教導士始知所以學邑有旱溢公禱于定光佛祠輒
應他日詣州州久旱父老白守請公以禱雨立至州人
歡呼稱為上杭雨州有疑獄久不決臬使辛公棄疾語其屬
曰自入境惟聞上杭令解事盍以委諸公一閱具得其

情因以不寃橫死用舉者改宣教郎知嵯縣服朝議
府君喪弗果上服除知建平縣屬歲饑疲精振卹邑
人德之而同僚有私請不遂者毀公于使者坐劾以免
父老遮留係道復知吉之萬安始至為文戒吏民以遷
善遠罪上下相安牒訴日稀囹圄數空田里間無吏之
迹吉之士風為江西冠獨萬安數十年無登科者公篤
意教養士之能為文者必加優獎由是競勸于學比再
歲第奉常入太學者始相踵繡衣行部郡縣望風震竦

供張爭務華侈公獨戒吏視舊比毋輒加使者始不能
無忤終以此知公及來閩中凡屬郡利若害與軍情民
隱之實吏欺謾誕罔狀必具以白帥何觀文澹薦之朝
謂公於剔蠹去弊功為多知融州融介居羣蠻中時北
邊繹騷猺寇乘間竊發距城數十里有睢其剽焚者公
嚴立賞格督兵以捕而逋逃竄逸莫得要領徐察之乃
其酋陰餌郡胥伺州家意嚮為出沒公發其姦鋤治之
寇亦隨弭諸使者舉公治行為西廣最入對極言攝郡

之弊上嘉納焉擢知常德府湖陰俗尚妖祠用人於淫
昏之鬼蹤跡詭祕不可詰公聞他訟見民有橫死者疑
為祭鬼即命審覈伏其辜焚祠毀像由是訖息公之在
官重湖鏡清商舟安行庭訟弗留吏饗掃迹諸使者狀
公治行朝廷將就畀以節而兩臺吏憚公威嚴協力排
詆竟以劾免浩然東歸岸巾扶杖放情山水間與樵牧
相爾汝十年三續冲祐祠以某年月日卒年七十有三
官朝散大夫娶張氏先公二十四年歿贈宜人子應龍

先公卒友龍今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從龍登龍皆進士煜出繼長女適朝散郎則判鎮江軍府事梁正已先卒次適成忠郎監徽州績溪縣酒稅何處介次適進士徐安禮孫男七人女子一人公性任真無矯飾友朋有過必直辭規切之是非可否惟義所在貴勢不能奪為公家惜財曰此吾民膏血吾不忍妄用卒之年十月五日葬于福山在某鄉某里銘曰

有苑兮佳城偃月象兮福其名公之居兮永寧以燕以

庶兮後人其興

宋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銘

昔先皇帝初踐阼不自神聖虛懷任人韓侂胄以戚畹
出入禁中倚御筆徙兩諫官違已者將陰竊國柄集英
殿修撰王公時為學官深憂之會有詔求直言亟上封
事援呂公著張舜民李光凡三出臺而同列交章申救
乞去力言紀綱所係憂在社稷以冀上意寤感實紹熙
甲寅冬也侂胄自是專權蘇師旦復以人奴愴黯之尤

狐媚取旄鉞益張皇之而韓之門薰灼矣羣私人一律
附和獨公在外不馳書侂冑居中則名不上師旦賓謁
侃然無所回撓及丙寅開邊公以郎面對首陳用兵之
禍有三可慮乞宣諭大臣不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
侂冑遂掇怒羣小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枬上疏牽姚愈
前論公廷對扶植道學語及附趙汝愚為學官與素熒
孫元卿以道學溺士心坐之資淺斥矣明年兵敗獄起
殛師旦竄鄧友龍侂冑又伏誅朝廷思公言驛召入對

首論人主之權莫大於自用而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左右前後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而非以外朝獻替繳駁論奏之且為侵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納之專綱維節奏未易撓紊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矣天子憊然終不肯自用史彌遠遂以一相顓國會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常暘若之證數羅日愿糾合為變謂下人謀上敵修好增幣而猶觖望謂戎馬內侵內批數出謂左右干政諫官無故

出省謂小人間君子皆謂之僭一僭也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兼有之哉宰相職在變理陰陽而不雨久於漢法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引王呂蔡秦覆轍為戒東宮得副本觀之且咋舌危公公自不以為忤後張允濟以閣門宣贊舍人兼權臨安府鈐轄公謂此細事也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先是丞相語公此中宮意公不顧丞相復詰公公正色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嚮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

掃地矣數日徙起居舍人自是外補訖不復還國某嘗
讀公甲寅封事及所手示已已奏藁竦然太息曰漢汲
長孺本朝王元之其人也自公之言不行於慶元初故
侂冑誤國而天下一壞矣嘉定復不用公言彌遠得以
行其私二十六年之間斷國家元氣殆盡士大夫無復
知愧恥而全人希少至于今民悴兵恣盜賊作而戎狄
侵侮天下幾於再壞端平更化明天子方聚一世之才
併力作新之而如人沈痼之疾未可以一朝起也嗚呼

公之言於是大驗矣公諱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後徙婺之金華曾祖矩祖敏泰州助教考嵩卿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妣杜氏贈太恭人公以紹熙庚戌龍飛進士第三人及第積階自承事郎以恩霈磨勘七轉至朝奉大夫歷任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入為國子錄太學博士引親嫌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罷奉祠知廣德軍丁大夫公憂服除知饒州未上再入為祕書郎度支郎官罷再奉祠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召除

侍左郎官兼右司兼太子舍人兵部郎官兼權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國子祭酒充金國賀生辰接送伴使祕書監兼太子右諭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起居舍人除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以疾奉祠遂致仕公之外賦政也以化俗興民憂貧安富為先務於刑惟恐傷人於訟先教化而後爭奪於賦役度不可蠲者期會於民行之備水

旱荒饑甚具雖有不為蓄持大體不求顯顯名故在廣
德民得為良民士得為良士大夫公疾闔郡為禱祠曰
無使我慈父去去而人懷之其治嘉興也如治廣德為
慶元又推而大之減耗剝折價分三等汰橫江宿毫屯
駐兩指揮罷生酒局戢豪家據海岸漁鹽之利至今為
便其在朝廷每有大議論大更革大廢黜大災異推事
建言無顧忌心在冑監惡士急急聲利嚴規矩出入日
進諸生堂上質問或造諸齋扣擊其進否士風丕變蜀

孫望之載父母萬里來受業公廩而教之果擢上第徐
邦憲周端朝公所拔取皆為聞人在青閨專意輔導講
說琅琅皇太子聽不為疲內春坊一日督官媒氏擇配
公聞之白廟堂請選之故家以正厥始嘗聞宴張燈火
上書切諫欲約宮僚分日宿直正救之又嘗為接伴使
回奏兩國通名而本朝不通諱乞釐正以全典禮所見
淮饑民劇盜因一一白之曰不可使吾君不聞也其任
封駁持法度抑汙吏閹人戚邸恩倖不卹怨又言二史

不立前殿非是某嘗聞先廟違豫久不覲重華容都人
洶洶公自雲川走書諷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
和寧門以俟六飛之動明年率學官上疏言壽康年七
十親挈神器而授之陛下孝養可久闕乎內涉宮壺旁
斥黃門且言脫壽康鬱鬱因此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
贖蕭牆敵國有一不軌扶義而來何以自解未幾重華
天崩力請視斂以為自有天地未有無主之喪者激切
痛懣人哀其言之忠又聞留正罷相之日傅伯成既遷

之時正邪特未定公奮然兩言於上曰進退大臣不可
無辭以示天下深折陰邪窺覲之萌已而追數姚愈沈
繼祖黨姦罪狀惜四給事一諫大夫以言事沓去薦簷
阜民李燔劉宰俱可以錄用人又稱公於賢不肖甚別
白也此公之事某所見聞而縉紳間以為難能者使公
仕得其時不再與權姦接迹將盡發所學以著之用有
益於國豈淺淺哉可嘆也已蓋公性孝忠始受學於東
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再娶鄭夫人其考知樞密院益

國公僑實堦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又探兩丈人問學源委其本末統紀繩繩如一貫始對大廷危言正論卑晁錯公孫洪不道而蹇蹇然有劉蕡風烈光宗覽而親擢之其間極論自古朋黨之禍引漢南北部唐牛李以擬今事勢又言人主而不尊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天下為諱則何以立國厥後見之言論政理皆由此其出也公事親孝大夫公嚴常遂其志杜夫人早歿公不得就養祿入輒對之流涕斥房闈所有嫁二妹田廬悉

遜之弟初得任子恩又官之周族黨弱困不計有無嘗
欲效范文正公為義莊而未能友朋急援之不待告所
交皆吉士端人凡所汲引人不知其所自日所行事夜
則筆之於書曰將以檢身也故行誼終始無玷公生於
紹興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
有六初娶于氏知潭州湘鄉縣諱汝功女也追贈恭人
繼鄭氏今封令人子男一人埜以公遺澤補將仕郎第
庚辰進士今為朝散郎知邵武軍孫一人同祖公歿之

明年葬邑之赤松鄉寶石山又十三年堊哀公平生所
為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說十卷通鑑解
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皆發明成公標題本意
為渾尺集蓋公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千丈
清不如一尺渾意也又掇其大方為家傳傳成來西山
謁某銘其墓某嘗侍公同朝甚喜辱公之知知公之詳
堊又從余學謂余言取信來世余又何辭辭之屬時多
端乃手題家傳而先歸之後九年某入翰林為學士始

克為之銘然每嘆公由大蓬而少宗正自西掖而右柱
史其難進易退如此欲為公與祕書監柴公中行併請
于朝乞行節惠之典狀成且上噫若公者允謂世之正
人國之名卿矣銘曰

彼婉孌輩迫怵患害我石不轉惟義所在彼酣豢徒爵
祿染濡我金不鏽惟道與俱權門熏灼砥礪鋒鏑孤忠
對越遑卹覆却孰持宰柄利誘衆正危言弗避謂有義
命直大而方庶幾見剛不容何病安於淮陽玉雪其躬

無玷始終並遊地下東萊成公

西山文集卷四十六